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録卷二十三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十三　唐

唐司空竇抗墓誌

後周黄羅剎碑

隋桂州總管侯莫陳穎墓誌

唐孔子廟堂碑

唐杜如晦碑

唐温彦博碑

唐贈高熲禮部尚書詔

唐河間元王碑

唐弘濟寺碑

唐段志玄碑

唐獨孤使君碑

唐晉祠銘

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

唐孔穎達碑

唐太府卿李襲譽墓誌

後周大宗伯唐瑾碑

隋皇甫誕碑

唐司空竇抗墓誌

右唐竇抗墓誌歐陽詢撰并書其所歷官新舊史所書頗多闕畧蓋抗在隋自岐州刺史遷冀州又遷定州又為遼東道行軍總管改朔州道遂授持節幽易燕檀四

州諸軍事幽州總管幽州刺史而史直云自岐州轉幽州總管其歸唐為弘化道安撫大使還光祿大夫又為左武侯大將軍時以本官領同州刺史史皆不載其卒史言謚密而誌作容新史言贈司徒而誌作司空舊史亦為司空與誌合

後周黃羅剎碑

右後周黃羅剎碑虞世南撰羅剎仕周為行軍總管其子君漢唐初為將有功武德中為父追立此碑按後魏

元乂本名夜叉其弟剎本名羅剎元樹遺公卿書譏詆以謂夜叉羅剎皆鬼名也今羅剎周人去魏不遠猶以為名何哉

隋桂州總管侯莫陳穎墓誌

右隋侯莫陳穎墓誌穎隋書有傳以其事考之多合惟傳言穎謚曰定而誌不載按誌云公第四子尚書考功郎中乹會而傳作虔會乹虔義理皆通然予嘗得乹會碑乃云名肅字乹會元和姓纂所載亦同疑其以字行

爾蓋隋唐間人多如此

唐孔子廟堂碑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而題云相王旦書額者蓋舊碑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云

唐杜如晦碑

右唐杜如晦碑虞世南撰驗其字畫葢歐陽詢書也如晦唐偉人史家立傳不應草草今以碑考之頗多異同傳言如晦大業中嘗以選補滏陽尉棄官去而碑言在隋起家為雍州從事及煬帝幸江都代王使君判留守事葢如晦未嘗為滏陽尉而亦未嘗棄官去也傳言秦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而碑作右庶子傳言為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而碑作攝侍中吏部尚書傳云其祖名杲而碑所書乃名徽傳云諡曰成而碑所書乃誠也葢

此碑乃太宗手詔世南勒文於其石其官爵祖父名諱不宜有誤皆可以正史氏之失矣

唐房彦謙碑

右唐房彦謙碑彦謙玄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為涇陽縣令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玄齡方為宰相故也彦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玄齡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丘縣界中

世頗罕傳

唐房彦謙碑陰

右唐房彦謙碑陰具載彦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宗遇𤣥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可謂善任人矣

隋衛尉卿竇慶墓誌

右隋竇慶墓誌慶曾祖畧祖温善父榮定北史及北齊後周隋書皆有傳諸史皆云慶祖名善而慶之兄抗墓

誌乃云名温唐書宰相世系表以爲善一名温今此誌名温善皆不可考慶大業中仕爲衛尉卿史云爲羣賊所殺而墓誌云爲賊盧圓月所殺墓誌貞觀四年刻其小楷工妙不減歐虞惜其不著名氏也

唐大理卿郎穎碑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歐陽公集古録云穎父名基字世業而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私無所

諱避而百藥書穎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是以君子貴乎博學余按隋及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雖一時名卿其名字混淆畧不可考又按穎字楚之其事迹雜見北史隋書皆書為楚之而不載其名穎獨唐書郎餘令傳云祖穎字楚之至於傳中敘述行事止稱楚之疑其亦以字行耳

唐丹州刺史張崇碑

右唐丹州刺史碑首尾巳殘缺其可見者云公諱崇字

平高按新唐書劉裴傳後載起義功臣事迹有張平高云綏州人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蕭國公貞觀初為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禄大夫還第卒今以碑考之其事皆同惟傳以字為名耳

唐昭陵刻石文

右唐昭陵刻石文太宗為文德皇后立歐陽詢書其文具載于太宗實録今石刻已磨滅故世頗罕傳其畧可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

欲使盜賊息心存亡無異又云俯視漢家諸陵猶如蟻垤皆被穿窬今營此陵制度卑狹用功省少望與天地相畢求無後患其言非不丁寧切至也然竟不免溫韜之禍太宗英武聰明過人甚遠而於此眷眷不忘何哉以此知死生之際能超然無累者賢哲之所難也又云國家府藏皆在目前與在陵内何異其詞尤陋得無為後達士所笑乎

唐昭陵六馬贊

右唐昭陵六馬賛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今附於卷末云

唐盆州長史裴鏡民碑

右唐裴鏡民碑殷令名書令名與其子仲容皆以能書擅名一時而令名遺迹存者惟此碑耳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惜不多見

唐温彥博碑

右唐温彥博碑歐陽公集古録跋顔勤禮碑後云按唐書温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顔師古云名籀而皆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按顔之推家訓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江南至今不諱字也

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亦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顔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問人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師古考諸典故以稱名爲是蓋當時風俗相尚如此初無義理也然師古既立論以稱名爲是而乃以字行殆不可曉也已

唐贈高熲禮部尚書詔

右唐贈高熲詔書貞觀十一年改葬有詔贈禮部尚書

其事當載于史而隋書頗列傳唐書帝紀太宗實録皆不載

唐河間元王碑

右唐河間元王孝恭碑按新唐書孝恭自宗正卿歴凉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為禮部尚書以卒今以碑考之自宗正還禮部尚書坐事免尋復舊任俄授梁州都督改晉州刺史與司空無忌等同時冊拜觀州刺史世世承襲復授光禄大夫禮部尚書葢孝恭凡三為尚書

一免官一拜世襲刺史本傳皆不載而以梁州為凉者亦誤也又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於他書惟當時石刻數數有之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

唐弘濟寺碑

右唐弘濟寺碑在今汾州據唐會要此碑李百藥撰唐太宗初即位下詔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隕身戎陳者各建寺刹分命儒臣為銘凡七碑今所得

者氾水等慈吕州普濟幽州昭仁與此碑凡四而虞世南褚遂良所建今皆亡矣

唐段志玄碑

右唐段志玄碑以唐史考之多不合碑云公諱某字志玄而其名已殘缺然史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鄒平人而史云臨淄人碑云謚忠壯而史云謚忠肅舊史亦作忠壯與碑合又碑云圖形戢武閣按唐史及諸書功臣圖形皆云凌烟閣初余得河間元王碑云圖形戢武意謂

凌烟先名戢武後改之爾今得斯碑亦同由是益知前言之不謬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也

唐獨孤使君碑

右唐獨孤使君碑云君諱某字延壽而其名殘缺不可辨延壽陁子也隋書外戚傳云陁二子延福延壽元和姓纂亦云陁生延壽皆不著其名又姓纂云延壽封新蔡公而碑云封新蔡縣開國男亦當以碑為正

唐晉祠銘

右唐晉祠銘太宗撰并書晉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禱於叔虞祠至貞觀二十年太宗為立碑

唐相州刺史俟莫陳肅碑

右唐俟莫陳肅碑肅桂州總管穎之子也元和姓纂所載俟莫陳氏云其先後魏别部居庫斛眞水周書云代武川人世為渠帥隋魏南遷為俟莫陳氏余嘗得穎及穎之孫涉墓誌皆云本劉姓系出漢楚元王交穎墓誌則以為父崇後周時賜姓涉墓誌則以為崇王交豊後

魏時賜姓二說已是不同而肅碑乃云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勝曾孫劭謀誅王莽不容避難於代因左言而命氏改姓侯莫陳焉自古史傳所載容有異同今頴肅涉三世歲月相接而碑誌所書自相乖戾如此皆莫知其孰是豈其姓氏本出夷虜而唐初以族望相高故妄言出於名胄以欺眩世俗初無所稽據乎不然殆不可考也已

唐孔頴達碑

右唐孔穎達碑于志寧撰世傳虞永興書據碑云穎達卒於貞觀二十二年時世南之亡久矣然驗其筆法蓋當時善書者規摹世南之書而為者也

唐太府卿李襲譽墓誌

右唐李襲譽墓誌唐史列傳載襲譽官閥甚畧據墓誌云武德初拜太僕卿出為潞州總管尋徵拜太府卿而傳言高祖定長安授太府少卿者蓋傳誤傳言襲譽坐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嘗廢為民流泉州卒而墓誌不

載疑諱之也

後周大宗伯唐瑾碑

右周唐瑾碑以後周書及北史列傳校之首尾皆牴牾不合傳云字附璘而碑云字子玉傳云始仕為尚書員外郎而碑云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傳云初封姑臧縣子而碑云永昌子傳云為吏部尚書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而碑云為周太祖記室其年丁武公憂起復太子舍人傳云為驃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臨淄伯

轉吏部尚書于謹伐江陵以為元帥府長史而據碑為吏部尚書皆在為驃騎開府及元帥長史以前又其改封淄川伯蓋為龍驤將軍時而其為開府乃進爵為公傳云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而碑云授宗伯傳云出為蔡州刺史歷柘州硤州轉荆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中大夫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卒于位而碑云先為柘州刺史乃遷蔡州授司宗御正納言又轉荆州總管尋遷小宗伯乃薨其遷拜次第

不同如此傳云瑾嘗為戸部尚書硤州刺史吏部中大
夫今據碑皆未嘗拜而柘州碑作拓碑云瑾嘗為黄門
侍郎又為散騎常侍尋領大著作修國史及起居注又為
侍中傳皆不載其卒也傳云贈小宗伯而碑云贈華州
刺史傳云謚曰方而碑云謚曰懿碑于志寧撰貞觀中
其孫皎所立後周書北史皆唐初修距瑾之卒歳月未
遠而顛倒錯謬如此然其官爵名字子孫不應有誤皆
當以碑為據也

隋皇甫誕碑

右隋皇甫誕碑余嘗得誕墓誌又得此碑以攷北史及隋書列傳云誕字玄慮而碑誌皆作玄憲傳云隋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遷治書侍御史為河南道大使及還奏事稱旨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以碑誌參攷誕自司徒主簿出授長史俄除益州總管府司法徵授比部侍郎蓋未拜兵部而其為河北河南安撫

大使乃任右丞時皆史家之謬惟墓誌稱誕嘗為司徒主簿而碑不載傳與墓誌皆云為魯州長史而碑作廣州則疑碑之脫漏墓誌乃葬時所述然碑亦貞觀中其子無逸追建不應差謬而不同何也

金石録卷二十三

金石録卷二十四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十四　唐

唐李靖碑

唐辨法師碑

唐蘭陵長公主碑

唐清河公主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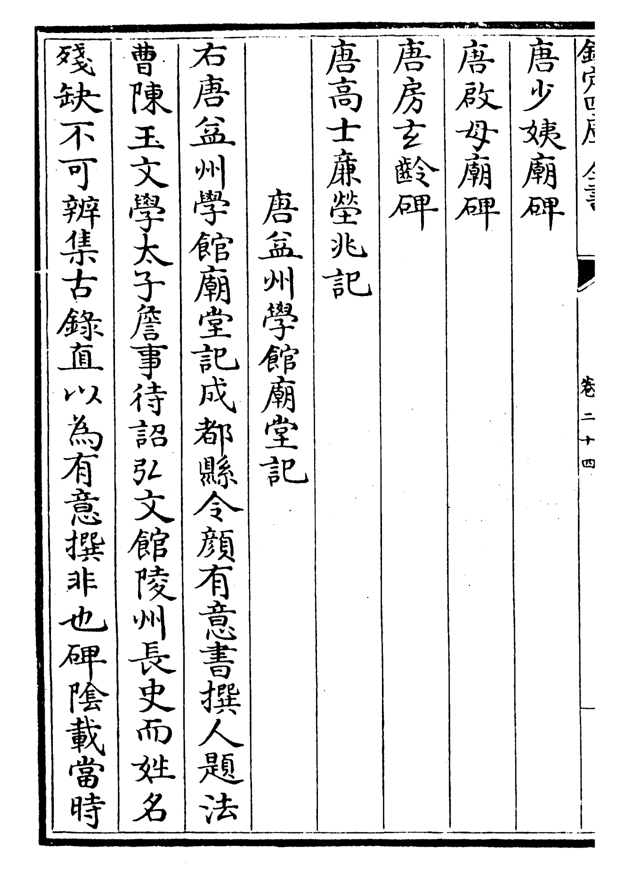
唐趙弘智碑

唐登封紀號文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碑

唐于志寧碑

唐弘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唐碧落碑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郍彌射碑
唐阿史那忠碑
唐明徵君碑
唐黎尊師碑
唐李勣碑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唐少姨廟碑

唐啟母廟碑

唐房玄齡碑

唐高士廉塋兆記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曹陳王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

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敘述前世遺跡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唐萬年宫碑陰題名

右唐萬年宫碑陰者高祖自為萬年宫碑然宰相而下皆題名於其陰余每覽此碑見長孫無忌褚遂良許敬宗李義甫同時列名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

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

唐薛收碑

右唐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異同惟收之卒謚曰懿而史不書爾又收之子元超據唐史及此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烱盈川集載烱所為元超行狀乃云名振字元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耳

唐崔敦禮碑

右唐崔敦禮碑按新唐史列傳云敦禮字安上而宰相世系表則云名安上字敦禮今此碑所書與表合然舊史及碑皆言敦禮本名元禮高祖為改名焉其孫兢墓誌亦云名敦禮蓋疑其以字行耳又世系表其末載崔氏為宰相者二十餘人而獨不著敦禮乃其闕漏也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右唐贈左僕射楊達碑達觀王雄弟也煬帝時官至納言卒贈吏部尚書唐顯慶中以武后外祖父加贈左僕

射官為之立碑以隋書列傳攷之時有異同傳云字士達而碑云字叔壯傳云年六十二而碑云年六十五皆當以碑為正又傳云謚恭而碑云謚懿余集録有李嶠所撰武后母墓碑亦云謚為恭與傳合未知孰是也

唐李靖碑

右唐李靖碑集古録云靖之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為世襲刺史後雖不行史宜書而不書者闕也余按新史長孫無忌傳載無忌以下授世襲刺

史者凡十四人姓名具存蓋其事以見於他傳則於本傳似不必重載也

唐辨法師碑

右唐辨法師碑薛純陁書歐陽公集古録云純陁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罕知者然亦不傳於世集古所得純陁書秖此而已余按法書要録云薛純陁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然則純陁當時眞知名矣余又得純陁八分書比干碑歐

陽公所未嘗見也與純陁同時有薛純曹太宗命書砥柱銘者其筆法與純陁絶相類疑即一人蓋唐初時人姓名多如此耳

唐蘭陵長公主碑

右唐蘭陵長公主碑李義甫撰據唐書列傳公主太宗第十二女而碑云第十九女蓋傳誤也

唐清河公主碑

右唐清河公主碑公主太宗女也碑云下嫁程知節之

子處亮知節碑及唐史知節列傳元和姓纂所載皆同惟公主列傳作懐亮非是唐史一書而首尾自相乖戾者甚衆非特此也

唐趙弘智碑

右唐趙弘智碑云弘智字處仁而史不載又云自太子舍人為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博士檢校吏部郎中尋為越王府長史兼檢校吏部侍郎遂轉黄門侍郎舊史亦云累遷而新史直云繇太子舍人拜黄門侍郎爾又弘

智為國子祭酒嘗領東宮賔客而新舊史亦皆不載

唐登封紀號文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磨崖刻于山頂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然後世頗罕傳政和初余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録焉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碑

右唐竇德玄碑以唐史本傳考之其事多合惟德玄為御史大夫攝吏部禮部度支三尚書遂遷大司憲史皆

不載又其弟德遠史云封樂安男而碑作樂平皆當以碑為正

唐于志寧碑

右唐于志寧碑以考唐史列傳其微時所歷官史多不書今亦不復錄錄其尤著者碑云大業十年為清河縣長而傳云為冠氏長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授蒲州刺史不赴後為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以本官兼雍州别駕遷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史云自侍中拜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遷太傅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三品今以碑考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中書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為同中書門下參謀朝政皆史家之誤又案百官志唐初宰相有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其後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章事入銜而獨無參謀朝政之名蓋惟見於此耳

唐弘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右唐顧君墓誌已殘缺亡其前一段以事考之蓋顧胤也胤高宗朝為弘文館學士司文郎中卒姓名附見唐書令狐德棻傳其子琮仕武后為宰相今此誌但云第六子琉等而無琮蓋當時官未顯故不載歟

唐碧落碑

右唐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唐宗室黄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李肇及李漢並言李陽冰見此碑徘徊數日不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

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冰遠甚也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右唐阿史那彌射碑彌射本西突厥嘗歸朝後伐龜茲為蘇海政所殺舊唐史紀彌射事甚詳多與碑合而新史所書甚畧如高宗冊為崑陵都護興昔亡單于皆不

載碑云單于諱某字彌射而缺其名不書史但言名彌射豈作碑者為緣飾之乎

唐阿史那忠碑

右唐阿史那忠碑唐書列傳云忠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今此碑當時所立題云阿史那府君之碑而元和姓纂亦云阿史那氏開元中改為史疑傳誤也唐太宗親撥隋亂即位未幾遂致太平其好賢樂善蓋出天性故一代之豪傑皆樂為之用如忠之徒出於

降虜亦皆立勲本朝著名後代雖云太宗天姿英睿絶人甚遠至于輸忠盡節諸賢之助亦多矣嗚呼盛哉

唐明徵君碑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人名山賓也高宗朝其裔孫崇儼以方伎進故立此碑舊唐史言高宗自製文而書之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

唐黎尊師碑

右唐黎尊師碑題云盧子昇字照鄰撰按唐史盧照鄰

字昇之與此碑不合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爾至以子昇為昇之則疑史之誤

唐李勣碑

右唐李勣碑按唐史太宗屬疾出勣為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今以碑考之其除洛州乃在太宗朝高宗即位授開府儀同三司爾又新舊史皆云勣年八十六而碑云年七十六碑高宗自撰其所書官爵年壽皆可信而不疑也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右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陽翟侯者褚遂賢也元和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遂賢一子兼藝為永州司功今此誌云二子兼善兼愛而無兼藝兼善兼愛二子姓纂唐史漏落容有之惟兼藝墓誌不書者何也豈非唐表誤乎

唐少姨廟碑

右唐少姨廟碑楊炯撰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

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氏之妹也余按淮南子云塗山氏化為石而生啟其事不經固已難信今又以少姨為塗山氏之妹廟而祀之其為淺陋尤甚蓋俚俗所立淫祀也烱既載之于碑又遂以為漢書所謂少室之廟者何其陋哉

唐啟母廟碑

右唐啟母廟碑崔融撰按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

孕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其說可謂怪矣然漢武帝幸緱氏至中嶽見夏后啓母石列于詔書則固已信之矣其後郭璞注山海經顔師古注漢書皆具載其語而融又文其事于碑流俗安得不惑乎自古荒誕之士喜為奇辭怪說以欺世眩俗學士大夫能卓然不惑者蓋鮮如啓母化為石伊尹之母化為桑事尤不經難信然緜古迄今未有非之者也嗚呼此君子所以惡攻乎異端也歟

唐房玄齡碑

右唐房玄齡碑文字磨滅斷續不可考究惟其名字僅存其後題修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缺者褚遂良也按舊唐史云玄齡名喬字玄齡而新史乃云名玄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宰相世系表又云玄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高士廉塋兆記

右唐高士廉塋兆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

名勵而北史作勱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姓纂轉寫誤爾碑許敬宗撰趙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

金石録卷二十四

金石録卷二十五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十五 唐 偽周

唐褚亮碑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

周武后升中述志碑

周武后封中嶽碑

周昇仙太子碑

周大雲寺碑

周武士彠碑

周孔昌寓碑

周崔敬嗣墓誌

唐祝府君碑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唐工部尚書姚璹碑

後周宇文舉碑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唐兵部侍郎崔甝墓誌

唐中興聖教序

唐聖教序碑側

唐徐有功碑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唐修封禪壇記

唐褚亮碑

右唐褚亮碑唐書云亮杭州錢塘人而碑云晉南遷家于丹陽按元和姓纂自有錢塘褚氏與亮族不同系唐

史葢失之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右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按唐史循吏傳賈敦頤敦實相繼為洛州刺史長史有惠愛郡人皆為刻石號棠棣碑今敦實之碑亡矣此碑載初除洛州御書有云三川之境是稱都會六條之寄尤屬時英蒲州刺史賈敦賾體業強正識用優敏葢其名乃敦賾也又武后實録敦實傳中亦作敦賾以此知唐史傳寫之誤又按法書

要録此碑王知敬書以知敬所書他石刻校之字畫不類未知果知敬書否也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右唐歐陽詢妻徐氏墓誌云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最後以子恩封渤海太縣君按本朝之制婦人既封郡君或郡夫人再以子貴加恩則直封為郡太君郡太夫人不復為縣太君矣今徐既以夫貴封夫人後以子恩纔封為太縣君蓋一時之制如此又

不曰縣太君而曰太縣君與今名號亦異也唐世婦人封邑次敘史家不載偶見于此誌耳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右唐襄州刺史封公碑宗之懸書字畫頗佳之懸之問弟也兄弟皆小人之懸奴事武三思三思五狗之懸乃其一以此知書特小技苟非其人亦何足貴哉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右唐襄州孔子廟堂碑于敬之撰其前題魯大司冦贈

太師宣尼父孔丘廟堂碑銘春秋之法或書字或書名皆所以寓褒貶之意今敬之為孔子廟碑而斥其名何哉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右唐岑子輿墓誌云君諱子輿字安道南陽棘陽人也曾祖之象祖文本父曼倩按元和姓纂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獻羲仲翔仲休而無子輿今墓誌云次弟獻前太子典膳次弟羲前成均監主簿而無仲

翔仲休墓誌既云獻義等則不云仲翔仲休容有之惟子輿乃曼倩長子姓纂與世系表當書而闕者何也

唐醴泉縣令張仁藴德政碑

右唐醴泉縣令張仁藴德政碑長壽三年立醴泉尉顔眞卿書按魯公雖嘗為此官然在開元間而魯公以貞元元年為李希烈所害年七十六上距長壽三年實九十餘歲是時猶未生也又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以此疑有姓名同者然碑武后時立而不用當時所製字或

云碑雖建於長壽中至魯公為尉重書而刻之未可知也據新史紀傳魯公以貞元元年被害年七十六而舊史德宗實録皆云没於興元元年年七十七疑新史誤

周武后升中述志碑

右周武后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於嵩山之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從之

周武后封中嶽碑

右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缺書撰人名皆不可考然驗其筆跡葢薛稷書也

周昇仙太子碑

右周昇仙太子碑武后撰并書昇仙太子者王子晉也是時張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寵諂諛者以昌宗爲子晉後身故武后爲葺其祠親銘而書於其碑君臣宣淫無恥類如此可發萬古之一笑也

周大雲寺碑

右大雲寺碑賈膺福撰并八分書其筆法精妙可喜按舊唐史云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像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紹京之書世固多有膺福筆跡雖僅存然世亦未嘗有稱之者如昌容等書遂不得見以此知士所以自著于不朽者果在德而不在藝也

周武士彠碑

右周武士彠碑武后時追尊士彠為無上孝明皇帝命

李嶠為碑文相王旦書石馬戎幕閑談載李德裕言昔為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彠墓碑元和年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皆鐫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畫完好無訛缺者以此知小説所載事多荒誕不可信類如此

周孔昌寓碑

右周孔昌寓碑載其世系甚詳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

也十四世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尚書
沖沖生大司農偘偘生祕書監滔滔生江夏太守僎僎
生宗尚書左丞幼幼生尚書右丞遥之遥之生中書侍
郎瞇瞇生齊散騎常侍珮珮生梁侍中休源休源生陳
黃門侍郎宗範宗範生陳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隋祕
書正字德紹德紹生昌寓唐以前士人以族姓為重故
雖更千百年歷數十世皆可攷究自唐末五代之亂在
朝者皆武夫悍卒於是譜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

族系之所自出豈不可惜也哉故余詳録于此使後學論姓氏者有考焉按此碑及梁史皆云休源沖八世孫而元和姓纂獨以為七代孫誤矣

周崔敬嗣墓誌

右周崔敬嗣墓誌云祖咸考表而元和姓纂以咸為誠表為儀表又新唐書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官吏皆不為禮光遠祖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

訪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今以墓誌考之敬嗣武后時實為房州刺史然墓誌載敬嗣長子悦次子協而無名汪者而姓纂亦云悦生光遠然則以悦為汪蓋史誤也敬嗣卒於證聖元年中宗反正其歿已久屢遷他人官而不悟可謂昏矣

唐祝府君碑

右唐祝府君碑府君諱綝欽明父也碑欽明自撰今南京有漢祝睦兩碑其一言君兆自重黎祝融苗胄其一

言其先高辛余按諸書重黎祝融皆帝高陽之後帝堯高辛之子睦碑既云出于重黎祝融又云出于高辛自相牴牾莫可究考而此碑引世本氏姓篇云祝氏軒轅之後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克殷而封黄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於薊樂記云封黄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蓋以黄堯本下闕一字同出有熊由此史傳相交祝薊互舉參考世本馬遷近之然司馬遷史記於族系多采世本不知世本果可盡信否蓋君子於學有所不知闕焉可

也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右唐宗碑云君諱宗字徽仁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名世宗碑又云祖諱子政而世系表作二政皆當以碑為正宗宰相休璟祖也仕隋為朔方郡丞行郡守事大業末為賊梁師都所殺神龍中贈秦州都督

唐工部尚書姚璹碑

右唐姚璹碑按新唐書璹列傳云為夏官侍郎坐族弟

敬節叛貶桂州長史而碑云自兵部侍郎以敬節犯法改授司府少卿檢校定州刺史尋即眞轉都督廣循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後替還仍以前累重貶桂州又璹爲宰相時甞爲西京留守而史不載璹以妖妄諂諛事武后其事蹟皆不足取而於官秩闕漏不可不記者所以正史官之失也璹徵時所歷官列傳尤簡畧今皆不復載云

後周宇文舉碑

右後周宇文舉碑盧思道撰神龍中其曾孫歆追建以後周書考之官閥事跡多同惟碑云公諱舉字神舉而史但言名神舉而已又史云其曾祖名求男而碑止言名求史云祖名顯和而碑止言名和亦皆不同其卒也史云宣帝以宿憾殺之而碑稱遘疾薨疑作碑者為諱其事當以史為正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右唐王夫人墓誌夫人魏叔瑜妻華之母也誌無書撰

人姓名驗其筆法蓋華自書華以草隸擅名一時然石刻見于今者絶少此誌世尤罕傳云

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

右唐崔兢墓誌云公諱兢字明慎祖敦禮父守業案舊唐書敦禮列傳云孫貞慎神龍初為兵部侍郎元和姓纂新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今以墓誌考之其家世及名位皆合惟不著其名而以明為貞者皆唐史及姓纂之闕誤也

唐中興聖教序

右唐中興聖教序中宗為三藏法師義淨所作唐奉一書刻石在濟南長清縣界四禪寺寺在深山中義淨眞身塔尚存余屢往遊焉得此文入録案御史臺記奉一齊州人善書翰武后時為御史後坐誅翦皇族廢

唐聖教序碑側

右聖教序碑側云則天嘗得玉册上有名十二字朝野不能識義淨能讀其文曰天册神皇萬歳忠輔聖母長

安證聖元年五月上之詔書褒答桒宗莒公紀年通譜武后以證聖元年九月授天册金輪聖人之號故大赦改元先是司饑局人於水際得石凾有玉册云神皇萬歳忠輔聖母長安故改元協瑞其文與義淨所載小異云余嘗謂義淨方外之人而區區為武后稱述符命可笑也然陶弘景號稱一代高士在梁武時亦屢上圖讖豈獨義淨哉

唐徐有功碑

右唐徐有功碑徐彦伯撰以新舊唐史考之其本末皆同惟舊史云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碑云三年卒年六十八新史亦云年六十八與碑合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右唐武承規墓誌蘇頲撰顔魯公家廟碑載魯公之父名惟貞字叔堅甞為太子文學今此誌題太子文學顔叔堅書豈非以字行乎家廟碑又稱叔堅受筆法於舅殷仲容特以草隸擅名云

唐陜州刺史劉延景碑

右唐劉延景碑延景女為睿宗妃生讓帝者碑云夫人房氏以景雲元年贈沛國夫人二年歲次丁亥祔窆于延景之墓按睿宗以景雲元年六月即位改元歲次庚戌明年歲在辛亥而碑作丁亥誤也碑載延景四子温玉承顔璵琪而元和姓纂以璵為瑗蓋姓纂之謬

唐修封禪壇記

右唐修封禪壇記賈膺福書初余得膺福八分書大雲

寺記愛其筆法後又得此記字為小楷尤工妙可喜云

金石録卷二十五

金石録卷二十六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十六　唐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唐贈石僕射王泊碑

唐巂州都督姚懿碑

唐盧懷慎碑

唐琅邪王沖墓誌

唐玄元觀尹尊師碑

唐河侯新祠頌

唐郭知運碑

唐大雲寺禪院碑

唐六公詠

唐涼國長公主碑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唐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唐王方翼碑
唐龍角山紀聖銘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唐蕭灌碑
唐楊歷碑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唐南嶽眞君碑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唐孝義寺碑陰記

唐景陽井銘

唐代國長公主碑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唐解琬碑

唐贈兖州都督裴守眞碑

唐屯留令邢義碑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右唐崔敬嗣碑按唐史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光遠之祖敬嗣為剌史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眞敬嗣已死乃用其子余集録有光遠祖墓誌其卒在武后朝此碑敬嗣蓋中宗時誤遷官者也而碑乃云景龍元年有制追不時至中宗對宰相稱其姓名三令使者趣之及謁見即日拜羽林將軍二説不同豈中宗既見乃悟其非是歟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

右唐王洎碑洎王仁皎父也元和姓纂唐史宰相世系表皆云名文洎而碑云名洎字文洎云

唐嶲州都督姚懿碑

右唐姚懿碑懿崇父也據碑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公諱懿字善意而崇子奕碑與元和姓纂乃云名善意豈非以字行乎懿隋末唐初人仕至嶲州都督開元間崇為宰相立此碑

唐盧懷慎碑

右唐盧懷慎碑蘇頲撰其敘懷慎官閥甚畧云公諱懷慎字懷慎而史不載其字又云上因游鄠杜北望京闕巋然有公之别廬抵其宅室甚陋據此所書乃明皇甞親幸其第而史云馳使問之非也史又云懷慎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臨别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勌于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蓋謂楊李也果如此懷慎可謂先見然獨新史有之舊史不載按懷慎以開

元四年卒是時明皇新即位登用賢俊銳于為治之時也乃曰享國久倦于勤何哉疑初無此事蓋唐史喜取小說所載故事多謬誤以此知是非去取秉史筆者豈不可慎

唐瑯邪王沖墓誌

右唐瑯邪王沖墓誌沖趙王貞子也中宗遷房陵貞與沖謀反正舉兵未幾父子皆敗開元六年始詔陪葬昭陵武后革命毒流海内而唐之宗室被禍尤甚沖父子

特畏誅翦故舉兵爾非有他謀也倉卒無援卒就夷滅
哀哉

唐玄元觀尹尊師碑

右唐尹尊師碑郭謙光八分書謙光八分初不見稱于
唐人歐陽公獨稱之以為不減韓蔡史李四家余因訪
求之久得崔敬嗣及此碑著録焉

唐河侯新祠頌

右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

鄉華陰人也按章懐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冢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引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然其為無所稽據則同也嗚呼自古荒誕之說惑人雖聰明之士猶或不免况庸人乎

唐郭知運碑

右唐郭知運碑蘇頲撰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說文唐書知運傳載其子二人曰英傑英乂而蘇張二公所為碑

書其子四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彦而無英乂歐陽公疑焉以謂英奇等三子皆在唐不顯史家闕漏或有之英乂嘗為西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家而蘇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余按代宗實録云英乂知運季子而元載所為英乂墓碑亦云隴右節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然則英乂為知運子無疑又按英乂碑云公以天寳三載筮仕蓋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碑所載諸子

皆已有名位英乂時方孩幼且未從仕故碑不載爾余又嘗得徐浩所爲英傑碑有云移孝於忠二葉四將齊名當代同氣十人然則知運諸子碑傳闕漏者尚多不獨此三人而已德宗實録又有郭英幹云英乂弟也

唐大雲寺禪院碑

右唐大雲寺禪院碑李邕撰并書初武后時有僧上大雲經陳述符命遂令天下立大雲寺至開元二十六年詔改爲開元寺此碑十一年建故猶稱大雲也

唐六公詠

右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虚書初余讀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入録其文詞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五王為一章狄丞相别為一章云

唐涼國長公主碑

右唐涼國長公主碑蘇頲撰明皇書公主睿宗女也新唐書列傳云字華莊而碑云諱瓷字花粧傳云下嫁薛

伯陽而碑云嫁温彦博曾孫曦按新史睿宗第三女荆山公主已嫁薛伯陽當以碑為正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右唐泉君碑泉君者高麗蘇文之孫泉男生之子也高宗時與男生同歸朝仕為衛尉卿按唐書及元和姓纂皆云名獻誠今此碑乃云諱寔字行於代而闕其字不書又姓纂云獻誠生玄隱而碑但云名隱而已獻誠出於夷虜事跡無足考究録之以見史傳所載名字異同

也

唐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右唐趙元禮碑滔肅撰元禮趙麗妃之父本山東倡也明皇在潞麗妃以倡得幸後生太子瑛開元初元禮父子皆超遷顯官其卒贈越州都督謚曰忠詔為立碑稱述甚勝夫爵祿天下公器所以待有德與有功者雖人主不得而私焉明皇昵于内寵擢用匪人至為賜謚立碑尊寵如此使天下之士亦何所勸乎論者徒知明皇

自天寶以後綱紀廢弛卒致播遷之禍不知衽席無别履霜不戒所從來久矣

唐王方翼碑

右唐王方翼碑張説撰其事與唐書列傳皆合以校余家所藏燕公集本不同者二十餘字皆當以碑為是也

唐龍角山紀聖銘

右唐龍角山紀聖銘明皇撰按高祖實録武德三年四月辛巳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乘白馬

朱鬣謂善行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汝祖也今年平賊後汝當為帝天下太平必得百年享國子孫且千歲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須曳神復見謂昂曰歸語天子我不食何煩祭為高祖異之立廟於其地授善行朝散大夫據碑稱是時太宗為秦王討宋金剛所謂賊平汝當為帝者指太宗也其事可謂怪矣然碑與實録所載語頗不同文多不能備録惟碑稱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至四月老子又見曰石龜出吾言實既

而太宗遣昂善行乘驛表上比至長安適會郇州獻瑞石如龜文曰天下安千萬日而實録亦云郇州獻瑞石有文曰天下千萬其語小異又碑稱善行絳州人而實録云晉州爾老子其生以清淨無為為宗豈身没數千歲而區區為人稱述符命哉蓋太宗初起託以自神此陳勝所謂卜之鬼者也史臣既載于實録明皇又文之于碑遂以後來為眞可欺罔豈不可笑也哉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右唐臧懷亮碑李邕撰并書臧氏世墓在燿州三原有數碑余盡得之元和姓纂云懷亮生希讓為渭北節度使此具載懷亮諸子無名希讓者以余家所有顔魯公書懷恪碑考之希讓蓋懷恪子云

唐蕭灌碑

右唐蕭灌碑張說撰云灌為内直監以外艱去職當免喪不就祥縞不撤几筵者久之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灌父喪當除其母無恙而過時不釋服不撤几筵豈禮也哉

唐楊歷碑

右唐楊歷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父也紹京出於胥史無他才能特以夤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于閹豎至以父事之又以著之

金石畧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為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録之于此者有以見小人苟可以得利無不為也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右唐汝陽王長女墓誌寧王撰唐史及諸書汝陽王名皆為璡而此誌獨作淳此誌寧王自作不應差誤按寧王諸子與玄宗子名皆從王疑汝陽先名淳後改為璡唐史不載耳玄宗諸子名皆初從水後改為玉也

唐南嶽眞君碑

右唐南嶽眞君碑有别駕賞紫金魚袋光大暱歐陽公云賞紫蓋今借紫之比余按唐制自有借紫借緋而又有賞紫賞緋蓋以軍功被賞者耳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右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開元二十一年其裔孫嵩追建其前題銀青光禄大夫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姓名巳殘缺按唐紀開元二十一年韓休實為

此官然則此碑乃休之文也碑後題金紫光祿大夫行
光禄卿駙馬都尉而姓名已殘缺者蓋嵩之子衡也

唐孝義寺碑陰記

右唐孝義寺碑陰記初陳徐陵為孝義寺碑至開元二
十三年徐嶠之為湖州刺史再書而刻之因記其事于
碑陰嶠之自云陵之十世孫按陳書陵以後主至德元
年卒距開元二十三年才百五十餘年不應已有十世
孫又據嶠之父高行先生碑云曾祖儼梁岳陽王參軍

則是儼與陵同時而在其前不應為陵五世孫以此碑陰所書可疑然其筆法精妙非嶠之不能為特恐書碑時誤耳

唐景陽井銘

右唐景陽井銘文字磨滅後有記開元中江寧縣丞王震撰震所撰記其前以為序稱余莫知誰也其末乃云蓋隋煬帝之所製耳然則未知果煬帝之所製乎歐陽文忠公曰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

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不移者哉余以謂煬帝躬賊其父而奪之位其凶忍狂悖人神之所憤疾死葢晚矣至于長惡不悛以亡其國乃所當然又何足議焉

唐代國長公主碑

右唐代國長公主碑云公主睿宗第四女也新唐史以為第五女葢史誤碑乃公主壻鄭萬鈞撰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右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開元二十二年冬曦為濮州刺史因明皇耕藉田致祭刻此文焉按樂史寰宇記仲山甫墓在雷澤縣西北一里墓前有祠堂石室而酈道元注水經成陽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為疎僻葢闕疑書疑耳余甞得其石室畫像上有八分書題云君為從事時以守畫及衣冠人物驗之乃東漢時所為決非山甫墓漢末仲氏為成陽大族堯母碑陰題名數十人皆仲氏而廷尉定以下三碑尚存廷尉碑

云聖漢龍興家于成陽孟府君堯廟碑云惟仲氏祖統所繼出本繼於成周之胄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擇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魏都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仲氏蓋後人因仲氏葬於此遂誤指為仲山甫墓其實非也

唐解琬碑

右唐解琬碑琬武后中睿朝為將有功新舊史皆有傳所書事跡終始與碑多合惟碑與舊史皆云琬以開元六年卒而新史以為卒於五年者誤也

唐贈兖州都督裴守眞碑

右唐裴守眞碑云守眞曾祖景周富平令祖正長平郡贊持考脊鄭令新唐史宰相世系表亦云景生正隋散騎常侍正生脊字歸厚為鄭令而元和姓纂乃云正生歸厚歸厚生脊者誤矣惟守眞及其子耀卿碑皆云正

為長平郡贊治而世系表言為散騎常侍又云脅字歸厚不知何所據也

唐屯留令邢義碑

右唐邢義碑義邢和璞父也元和姓纂云和璞父名思孝為澧州都督而碑乃云公諱義字思義仕為屯留令又姓纂云後魏光祿卿邢虬虬生滅滅生孫玄助玄助生思孝思孝生和璞而碑乃云玄助之祖名子良皆當以碑為據

金石録卷二十六

金石録卷二十七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十七　唐

唐八馬坊碑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唐淄州開元寺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唐唐儉碑

唐龍門西龕石像碑

唐金仙長公主碑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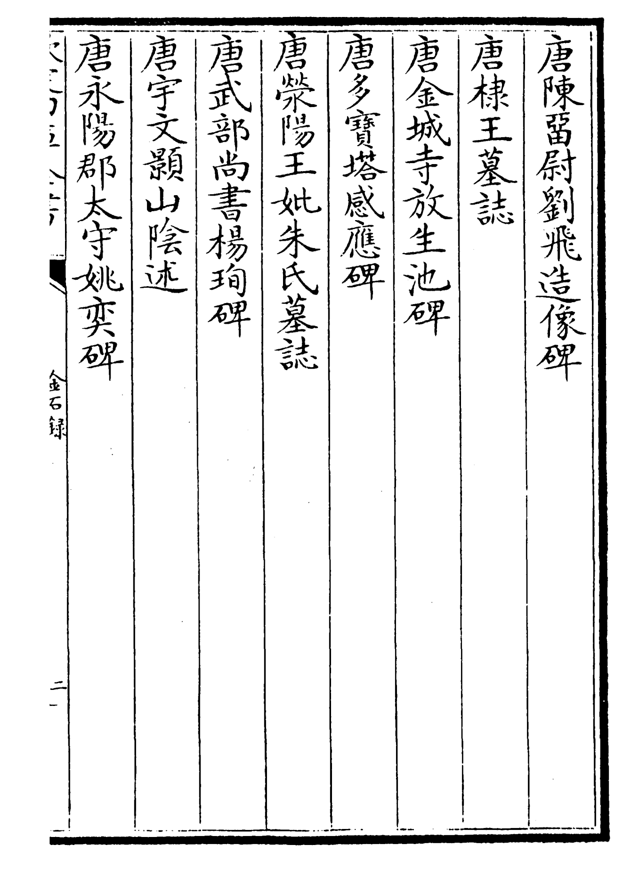
唐嵩陽觀紀聖德碑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唐陳隱王祠堂記

唐崔潭龜詩

唐貞一先生廟碑



唐陳畱尉劉飛造像碑

唐棣王墓誌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唐多寶塔感應碑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唐宇文顥山陰述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唐八馬坊碑

右唐八馬坊碑郄昂撰開元之治盛矣監牧之制其詳如此録之可以見當時之制焉

唐忠武将軍王暕墓誌

右唐王暕墓誌父遂古官駙馬都尉頴州刺史尚高安公主高宗大帝之女也按唐書高宗第二女高安公主下嫁頴州刺史王勗天授中為武后所誅今此誌乃云名遂古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名字混淆難考遂古豈

非以字行乎

唐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并書碑初建於本寺後人移置郡廨敗屋下余為是州遷於便坐用木為欄楯以護之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鄔縣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韓擇木八分書刻于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琰子也唐書

元琰列傳與崔沔所撰元琰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為二十代唐世士人譜牒猶班班可考今元琰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差其世次不同如此莫可曉也

唐唐儉碑

右唐唐儉碑云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尚識尚豫章公主而唐書於儉傳云名善識於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

之殁雖已逺然至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為據也

唐龍門西龕石像碑

右唐龍門西龕石像碑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撰今世所有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

唐金仙長公主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眞公主皆為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為道士葢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史書事

差謬多如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于此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焉天寶之政荒淫敗度而明皇區區方鍊丹以蘄長生豈不可笑乎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右唐豆盧建碑云建其先慕容氏前燕枝族也九世祖萇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按元和姓纂云慕容運孫北地王精入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精生醜醜曾孫萇生寧而北史寧傳云寧曾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馬唐距北朝未遠氏族書完備士大夫人人能知其得姓之自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如此皆莫可考

唐陳隱王祠堂記

右唐陳隱王祠堂記張謂撰按明皇以尹喜舊宅得靈符遂改元天寶此記云寶符見之二載者天寶二年也其末又云龍會甲申海寇吳令光入臣之歲者據紀年通譜天寶三載歲次甲申蓋天寶二年鄞縣令修完祠堂至明年謂始為記文爾又按唐書帝紀天寶二年十二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明年河南尹裴敦復晉陵太守劉同昇南海太守劉巨鱗討之閏月令光伏誅令

此記乃云令光入臣而明皇實録亦止言敦復等討令光平之不言其伏誅不知唐史何所據也豈令光既降而殺之歟不然唐史誤矣

唐崔潭龜詩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謂與三代彝鼎銘無異而元祐間守京兆者取其石為柱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唐貞一先生廟碑

右唐貞一先生廟碑貞一先生者司馬承禎也按新舊唐史及諸書皆云承禎字子微今此碑乃云尊師諱子微字承禎初莫能曉後因見崔尚所撰天台桐栢觀碑乃言師名承禎一名子微云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聞見記云玄宗常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

出為一尉而卒士子寃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栢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為不誣矣林甫妬賢疾能出於天資飛以一詩之善遂遭遠謫其憸愎如此記在洛陽龍門山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唐棣王墓誌

右唐棣王琰墓誌按唐史琰坐厭魅囚於鷹狗坊以憂卒而誌云終於咸寧縣興寧里十六王之藩邸史云寶

應元年詔復琰王爵而誌云存王削官蓋琰初未嘗奪王爵疑寶應詔書特還其官爾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右唐金城寺放生池碑書撰人姓名皆已殘缺據田槩京兆金石録以為韓擇木書豈當槩為録時尚完好可讀乎其字畫奇偉非擇木不能為也

唐多寶塔感應碑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顔眞卿書多寶塔者僧楚

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置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此誌獨為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耳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右唐楊珣碑按唐史宰相世系表以珣為友諒子今碑乃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玄宗親為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乎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

唐宇文顥山陰述

右唐宇文顥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與史惟則同

時必其昴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懷則之書葢不減惟則而初不見稱於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負其藝能或以垂名於不朽或遂湮没而無聞者葢亦有幸有不幸也若懷則之書非見録於余則遂泯没於後矣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右唐姚奕碑奕崇子也新唐史云崇謚文獻而此碑及張説所撰崇碑皆云謚文貞葢崇之父懿已謚文獻父

子罕有同謚者當以碑為正

唐雲門山投龍詩

右唐雲門山投龍詩北海太守趙居貞撰序言天寶玄黓歲下元日居貞投金龍環璧於此山有瑞雲出於洞中有聲云皇帝壽一萬一千一百歲葢天寶中玄宗方崇尚道家之説以祈長年故當時諂諛矯妄之徒皆稱述竒怪以阿其所好而居貞遂刻之金石以重欺來世可謂愚矣

唐忘歸臺銘

右唐忘歸臺銘集古録云此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石皆活歲久稍生刻處幾合故細者恐無是理果若是更加以歲月則遂無復有字矣此數碑皆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尚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歷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理應如此也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右唐路公遺愛表蘓源明撰新唐史列傳云路嗣公字懿範今此表乃云公名嗣恭字嗣恭然則唐史以為字懿範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呂諲祠廟碑

右唐呂諲祠廟碑衛密撰云上元紀歲之明年紹始置南都以荆州為江陵府命長史曰尹按元結所撰呂公表與肅宗實録皆云上元元年九月改荆州為南都獨此碑以為二年恐誤

唐呂公表

右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誠奢八分不多見余所得者衛密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愼微碑為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辛卯諲以母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為太子賓容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六月丁母憂上元

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唐玉眞公主墓誌

右唐玉眞公主墓誌王縉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眞字玄玄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爾誌又云中宗時封昌興縣主睿宗時封昌興公主後改封玉眞進為長公主唐史但云封崇昌縣主而以昌興為崇昌者皆其闕誤誌又云元年建辰月卒而史以為卒於寶應中亦非也此於史學皆至淺不足道然著之要

見唐史多謬誤耳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右唐鮮于仲通碑顔真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忠薦為劒南節度使討南詔蠻大敗國忠為諱之再薦為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劒南節度及為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為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明皇實録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

陽司馬而碑言為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終以利敗理固然也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右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唐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絶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録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録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苗厚泳

金石録卷二十八

宋 趙明誠 撰

跋尾十八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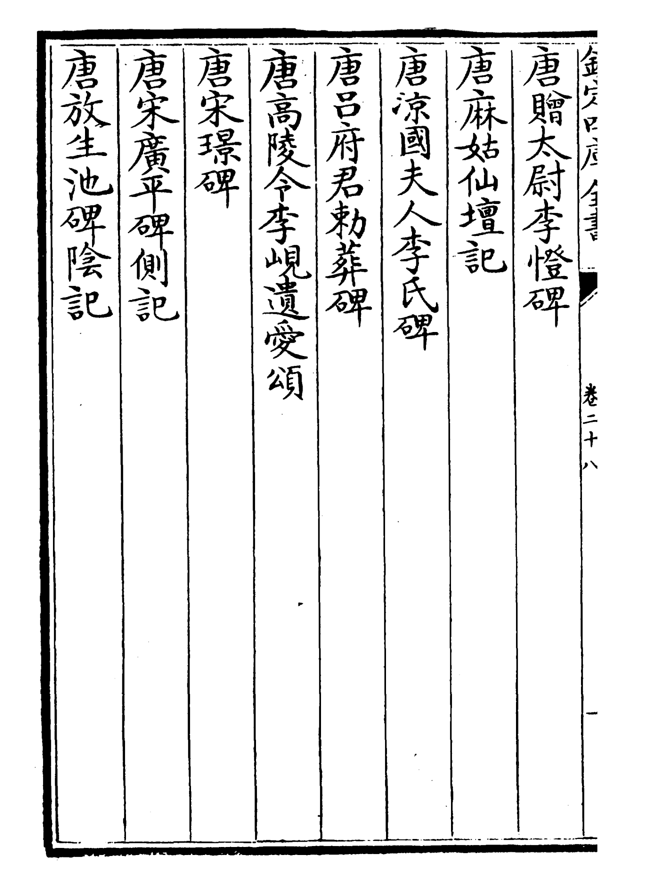
唐嚴浚碑

唐郭英乂碑

唐潘孝子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唐富平尉顔喬卿碣



唐崔淙謝廣利方表

唐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某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爲此官而碑末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爲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剥落所存無幾惟其首大字十二尚完好筆法竒偉可愛云

唐郭英乂碑

右唐郭英乂碑元載撰按唐書百官志開元中增集賢待制官至永泰時勲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今此碑載英乂永泰元年實領此職余觀韋述所撰集賢注記開元天寶間凡隷名於集賢者皆一時文學之選蓋官以待制為名所以備人主顧問言語侍從之臣也今乃以武夫庸人參於其間可乎代宗之政其紀綱廢弛者多矣豈特以此而已哉

唐潘孝子頌

右唐潘孝子頌崔稱撰孝子字季通與其父良瑗相繼有至行親喪皆廬墓大歷中宣慰使李季卿以聞有詔褒美墳隴在今中牟縣祥符中章聖皇帝西祀汾陰過之詔有司封其墓且禁樵採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右唐徐昕碑韓雲卿撰碑云昕為并州録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法曹咎部人部人誣上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先假風憲然後按詰公表直元之則天大怒

將貽鼎鑊終能犯顔曉辨正刑而出果如雲卿所書所可謂賢矣而唐史不載其事因為録之所為有功從弟其忠厚之性固宜異於他人也

唐富平尉顔喬卿碣

右唐顔喬卿碣在長安世頗罕傳或云其石今亡矣有朝士劉繹如者汝陽人家藏漢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録闕此碣也輟以見贈宣和癸卯中秋在東萊重易裝褾因為識之

唐贈太尉李憕碑

右唐李憕碑李紓撰歐陽公集古録云新唐書列傳載憕十餘子江渢涵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紓載憕子見於碑者十二人未嘗有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得見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汝余按穆宗實録載源事首尾甚詳云憕被害源方八歲為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七八年洛陽平父之故吏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自

司農主簿棄官寓居洛陽惠林佛寺垂五十年至長慶中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拜諫議大夫時年八十餘矣竟辭不受又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薦源表其事皆同然則史不為無據蓋疑初名汶後改為源耳又唐人袁郊撰甘澤謠載源隱居拜官皆同惟書僧圓澤事頗怪誕難信然至其名亦不應謬誤也

唐麻姑仙壇記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

絶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黄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巳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録於後使覽者詳其眞偽云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右唐涼國夫人李氏碑李郭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

記所謂大歷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

唐呂府君㓨葬碑

右唐呂府君㓨葬碑呂府君者名惠恭僧大濟之父代宗朝元載王縉用事宗尚浮圖之法大濟為帝常修功德使殿中監故褒贈其父為兖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爵賞之濫一至于此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頌

右唐李峴遺愛頌峴嘗任高陵縣令後為宰相以殁殁

後縣令蘇端刻此頌焉碑云曾祖恪封吳王祖焜嗣吳王父禧信安郡王元和姓纂所載亦同而唐書列傳以為恪之孫誤矣

唐宋璟碑

右唐宋璟碑顔眞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升尚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魯

公誤書八字為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兖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史但言歷兖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為廣州都督時郡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為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為文而未嘗刻石與

唐宋廣平碑側記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顔魯公撰載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兊懼邢州刺史黄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冐於貨賂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玄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玄

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又云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廷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賢相也其可畱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録之於此覽者傳焉

唐放生池碑陰記

右唐放生池碑陰記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職官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駕四人同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録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户皆三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四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

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記故詳録之於此焉

唐滑臺新驛記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陰有銘歐陽公云不知作者為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輿玉筯篆志後賛也其文載於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嘗見之爾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畧以碑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為濮陽太守貶符陽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為吏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十五碑云遵慶謚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

唐杜濟墓誌

右唐杜濟墓誌但云顏眞卿撰而不云書歐陽文忠公

以謂非魯公不能為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余觀此誌字畫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為眞蹟而尚疑此誌何哉

唐重模延陵季子墓刻

右唐吳季子墓刻自唐以來相傳為孔子書大歷中蕭定再模而刻之余覽史記家語及秦漢以前諸子凡孔子與學者談議問答是非褒貶纖悉必載其間荒誕之說實非出於聖人而附託書之者固有之矣況于季子

之賢孔子親銘其墓不應畧不見稱於前世至唐而始傳也又碑銘始於東漢孔子時所未有而其字畫乃故為奇怪以欺眩世俗者非孔子書無疑葢好事者僞為爾故余特為録之以解來者之惑後有博識之士當以余言為然

唐顔勤禮碑

右唐顔勤禮碑魯公撰并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多輦取境内古石刻以為基趾此碑幾毁而存

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

唐顔默殘碑

右唐顔默殘碑者初潁川人家以其石為馬臺皇祐中王回深父之弟冋容季見而識其為魯公書因模本以傳深父為文以記之默仕晉為汝陰太守故大歴中魯公追建此碑于汝陰焉

唐開元寺僧殘碑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考

之為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為詩今其石尚藏汶上長文家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乎

唐元結碑

右唐元結碑顔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録序皆云十二世葢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録作善禕未知孰是也

唐張九齡碑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録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

同異至于年壽官爵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爲是今考之
浩撰碑時爲嶺南節度使在大歴間距曲江之卒未遠
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
曲江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
後又載曾孫敦慶玄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爲有後矣
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右唐史繼先墓誌徐浩撰云公諱繼先字繼先夏后氏

之苗裔殷時遷於北土曾祖牟雨可汗祖墨啜可汗諱瓌父墨特勤諱逾輪夆歸皇化封右賢王又云繼先玄宗時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酒泉郡太守河西節度副使肅宗初知神武軍事賜姓史氏其後為神武將軍封潁國公卒于建中元年按唐書突厥傳載默啜子孫事甚畧粗可見者云命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勤討毗伽可汗其歸朝及繼先賜姓等事史皆無之又史云默啜而墓誌作墨史云墨特勤為左賢王而墓誌作右賢王皆當

以墓誌為據元和姓纂紀史氏亦不載繼先名姓故詳録之以補唐史及姓纂之闕漏云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右唐不空碑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氏老子之徒亦皆享高爵厚禄故不空始為特進大鴻臚封肅國公既殁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於此昔舜命伯禹作司空異於是矣

唐内侍監魚朝恩碑

右唐魚朝恩碑吳通玄撰通微書朝恩雖以譴死然其徒如竇文場焦奉超者猶居中用事故德宗朝詔為立碑通玄兄弟於陸贄謗毀抵排無所不至至為朝恩碑則稱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為人矣

唐康日知墓誌

右唐康日知墓誌李紓撰唐書日知傳云祖植開元中為左武衛大將軍而誌云祖褘石生傳云日知終晉絳節度使而誌云卒於左威衛上將軍傳云累加檢校尚

書左僕射贈太子太師而誌云為檢校兵部尚書其卒乃贈僕射紓與日知同時人墓誌所書宜得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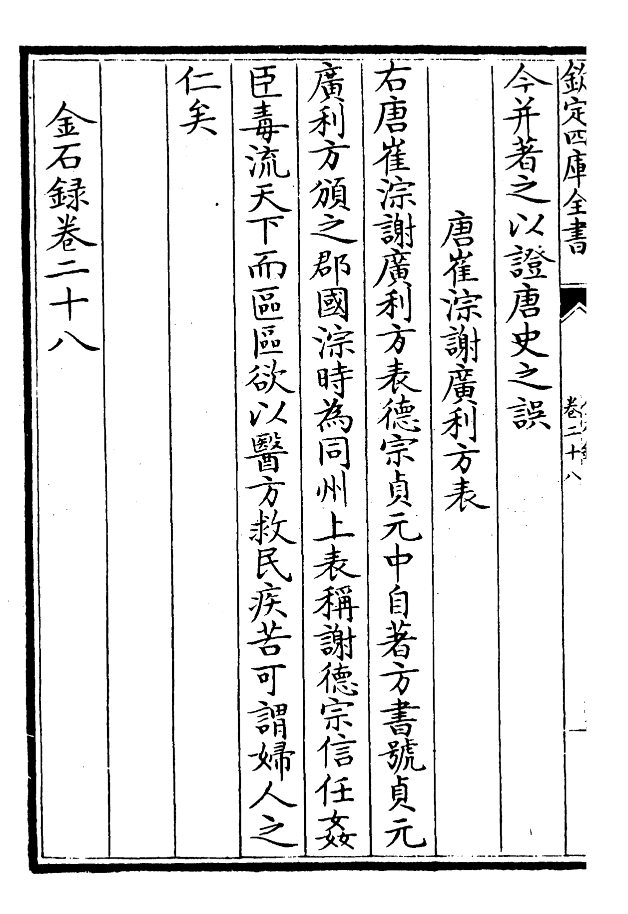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右唐辛京杲碑按元和姓纂辛氏云懷節生言為都水使者言生雲京京杲而碑乃云懷節生恩兼為左驍衛大將軍公即大將軍之愛子金城郡王之從父弟新書所書亦同金城郡王即雲京也然則姓纂以京杲為言之子雲京之同父弟誤矣

唐茶山詩并詩述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頔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共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為刺史作此詩以諷高恕已孫也貞元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力於是止用杞為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于天資信任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之謀以濟杞之貶黜迫於公議然終身眷眷不能忘于贄則一斥不復其奔走播遷而不亡者豈非幸歟非高等力排其姦則復任

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
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吉甫為
碑陰記述所歷官甚詳云大歷中從其父贊皇公辟為
丹陽令再表為監察御史浙江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
遷尚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為杞所忌
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然
則高代宗朝未嘗為給事中德宗朝未嘗拜京畿觀察
使其貶韶州實為中丞而其為中丞與湖州傳皆不載



今并著之以證唐史之誤

唐崔悰謝廣利方表

右唐崔悰謝廣利方表德宗貞元中自著方書號貞元廣利方頒之郡國悰時為同州上表稱謝德宗信任姦臣毒流天下而區區欲以醫方救民疾苦可謂婦人之仁矣

金石録卷二十八